

松本清張 傑作之九
MATSUMOTO SEICHO

鍾蕙淳 譯

嫌疑



GIWAKU

31

日本
——
推理大師
——
經典

一起汽車墜海案，
引出「三億圓保險理賠金殺人事件」的嫌疑。
她，人稱「北陸頭號毒婦」，惡名昭彰再添一條殺夫罪；
他，報社社會版的資深記者，擁有足以煽動輿論的筆鋒。
透過傳媒所見聞的事件輪廓，是否即為真相？
誰能保證，世上從沒有純粹的正義沉冤海底？

絕妙精采的短篇佳作，一氣呵成的故事張力
渾然天成的文學魅力，歷久彌新的經典傳奇

社會派推理宗師四度影視化之傳奇作品！

松本清張 傑作之九
MATSUMOTO, SEICHO

鍾惠淳 譯

嫌疑

GIWAKU

31

日本

推理大師

經典

原著書名 / 疑惑 · 原出版社 / 文藝春秋 · 作者 / 松本清張 · 翻譯 / 鍾蕙淳 · 責任編輯 / 詹靜欣 · 編輯總監 / 劉麗真 · 總經理 / 陳逸瑛 · 榮譽社長 / 詹宏志 · 發行人 / 涂玉雲 · 行銷業務部 / 蔡志鴻 · 陳亭妤 · 版權部 / 吳玲緯 · 出版 / 獨步文化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5 樓 電話 / (02) 2500-7696 傳真 / (02) 2500-1967 · 發行 / 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2 樓 · 讀者服務專線 / (02) 2500-7718; 2500-7719 · 服務時間 / 週一至週五 : 09:30-12:00、13:30-17:00 · 24 小時傳真服務 / (02) 2500-1990; 2500-1991 · 讀者服務信箱 E-MAIL / SERVICE@READINGCLUB.COM.TW · 劃撥帳號 / 19863813 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 香港發行所 / 城邦 (香港) 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 193 號東超商業中心 1 樓 電話 / (852) 2508-6231 傳真 / (852) 2578-9337 E-MAIL / HKCITE@BIZNETVIGATOR.COM · 馬新發行所 / 城邦 (馬新) 出版集團 CITE (M) SDN. BHD. (458372 U) 11, JALAN 30D/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 / (603) 9056 3833 傳真 / (603) 9056 2833 E-MAIL / CITECITE@STREAMYX.COM · 封面設計 / 戴翊庭 · 印刷 /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 排版 / 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民 101) 1 月初版 · 定價 / 280 元

PRINTED IN TAIWAN

嫌疑

日本推理
——
大師——
經典

GIWAKU

著作權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978-986-6043-12-3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嫌疑 / 松本清張著 ; 鍾蕙淳譯. — 初版.
— 台北市 : 獨步文化 · 城邦文化出版 : 家庭傳媒城邦文化分公司發行, 民 101.01
冊 : 公分. — (日本推理大師經典 ; 31)

譯自 : 疑惑

ISBN 978-986-6043-12-3 (平裝)

861.57

100024563

GIWAKU by MATSUMOTO Seicho
Copyright © 1982 by MATSUMOTO Nao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1982.
Chinese (in complex character only) soft-cover rights in Taiwan
(R.O.C.) reserved by
APEX PRESS, A DIVISION OF CITE PUBLISHING GROUP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MATSUMOTO Nao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Japan and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R.O.C.).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

松本清張 傑作之九
MATSUMOTO, SEICHO

鍾惠淳 譯

嫌疑

GIWAKU

31

日本
推理大師
經典

嫌疑

松本清張

CONTENTS

日本推理大師，永不墜落的熠熠星團	編輯部	出版緣起
歷久彌新的「清張傳奇」——閱讀松本清張	楊照	推薦序
清張推理小說的魅力	權田萬治	導讀

嫌疑

025

倒楣的名字

129

日本推理大師， 永不墜落的熠熠星團

一九二三年，被譽為「日本推理之父」的江戶川亂步推出〈兩分銅幣〉之後，日本現代推理小說正式宣告成立。若包含亂步之前的黎明期，此一文類經過了將近百年的漫長演化，至今已發展出其獨步全球的特殊風格與特色，使日本成為最有實力的推理小說生產國之一，甚至在同類型漫畫、電影與電腦遊戲的推波助瀾之下，日本著名暢銷作家如桐野夏生、宮部美幸等也已躋進亞洲、歐美市場，在國際文壇上展露光芒，聲譽扶搖直上。

我們不禁要問，在新一代推理作家於日本本國以及臺灣甚或全球取得絕大成功的背後，有哪些強大力量的支持、經過哪些營養素的吸取與轉化，能夠在競爭激烈的國際舞臺上掙得一席之地？在這些作家之前，曾有哪些重要的作家精耕此文類、獨領當時風騷，無論在形式的創新或銷售實績上都睥睨群雄、立下典範、影響至鉅？而他們的努力對此文類長期發展的貢獻為何？此外，日本推理小說的體系是如何建立的？為何這番歷史傳承得以一代又一代地開發出一批批忠心耿耿的讀者，並因此吸引無數優秀的創作者傾注心血，人才輩出？

為嘗試回答這個問題，商周出版在經過縝密的籌備和規畫之後，於二〇〇六年年初推出全新書系「日本推理大師經典」系列，以曾經開創流派、對於後

輩作家擁有莫大影響力的作家爲中心，由本格推理大師、名偵探金田一耕助及由利麟太郎的創作者橫溝正史，以及社會派創始者、日本文壇巨匠松本清張領軍，帶領讀者重新閱讀並認識在日本推理史上留下重要足跡的作家，如森村誠一、阿刀田高、逢坂剛等不同創作風格的重量級巨星。

日本推理百年歷史，從本格派到社會派，到新本格、新新本格的宣言及開創，眾星雲集，但跨越世代、擁有不朽魅力的巨匠們，永遠宛如夜空中璀璨耀眼的星團熠熠發亮，炫目不墜。

獨步文化編輯部期待能透過「日本推理大師經典」系列的出版，讓所有熱愛或即將親近日本推理小說的讀者，親炙大師風采，不僅對於日本推理小說的歷史淵源有全盤而深入的理解，更能從經典中讀出門道、讀出無窮無盡的趣味。

歷久彌新的「清張傳奇」

楊照

——閱讀松本清張

松本清張是個傳奇，無法複製的文學史，甚至是人類文化史傳奇。

出生於一九〇九年的松本清張，遲至一九五三年以〈某「小倉日記」傳〉獲頒芥川獎（一九五二年度下半年期），正式在日本文壇嶄露頭角，已經是四十出頭的中年人了。

之後，松本清張才遷居東京。在此之前，他大半生四十幾年寓居在北九州的小倉市，說他是個日本戰後文化的邊緣人，是個東京人眼中的南方鄉巴佬，絕不為過。

然而，這樣一個邊緣人、鄉巴佬，一到東京卻立即躍居中心。一九五七年的《點與線》、《眼之壁》，一九五八年《零的焦點》，一九五九年《波之塔》、《霧之旗》、《小說帝銀事件》，一九六〇年《球形荒野》、《砂之器》，一連串傑作相繼發表，同時跨入非小說事件調查的艱難領域，寫作《日本的黑霧》，每一本書幾乎都像重錘一般，打在日本社會集體心靈上。

遷居東京五年內，松本清張已經崛起成為日本最暢銷的小說作者。松本清張也成了全日本報刊雜誌最積極拉攏的連載作家。爭取松本清張作品連載，不再只是一種促銷報刊的手段，而是維持報刊地位的激烈鬥爭了。「什麼？竟然沒有清張的小說？」被這樣評論的報刊，當然就快速喪失讀者的支持和尊敬

了。

「非要有清張不可！」逼得松本清張長時期每天平均寫作九千字才能應付各方索要，他後來的住所特別把一樓完全空出來當招待室，供各報刊編輯們等稿休息，他則在樓上埋首疾書，寫完了再將稿件用藤籃吊下來，讓編輯帶回去排印。多少東京編輯經常進出松本清張住宅，很難見到清張本人，不過卻有機會也有充分時間可以跟同行寒暄、聊天。

差不多四十年的寫作生涯，松本清張完成了將近八百部作品。這樣的數量，本身就是難以超越的；不過更不可能超越的，是松本清張作品的「分量」。

日本文壇早有「清張革命」之說。「清張革命」最早指的是松本清張徹底改造了日本推理小說，讓推理小說這個原本浮誇、通俗、帶有濃厚遊戲性質之文類，一轉而變得渾厚、嚴肅。「清張革命」確立了「社會派」在推理小說界數十年不搖的正統地位，更預示了後來推理小說許多次文類的開拓空間。

然而清張革命的影響並不限於推理小說的範圍，甚至不限於文學的領域。更深沉的意涵，表現在一種新的「戰後心態」的開展，一種日本新正義觀的放膽摸索。

松本清張只有小學畢業的最低基本學歷，而且家中貧困，小倉時代也不會幹過什麼收入豐厚、地位穩定的工作。一九二九年他二十歲時，還曾被小倉的警察逮捕，用竹刀痛打拷問。一九三三年，「特高」監視中的松本清張，又被刻意徵召進行軍事訓練，大大影響了他

在《朝日新聞》的工作。這些經驗，注定使松本清張看到、感受到日本社會很不一樣的一面，也讓松本清張一輩子對於國家體制充滿不信任的敵意。

一九五〇年代後期以降，松本清張雄踞日本暢銷作家冠軍寶座二十多年，不過「暢銷」卻不見得等於「受歡迎」，松本清張從來不是日本「最受歡迎」的作家。

他沒有得到「文化勳章」，他也沒有得到「國民榮譽獎」。不管是日本政府或民間，在考慮重點選擇外譯日本戰後作家作品時，幾乎都主動跳過松本清張。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安部公房，乃至後來的村上春樹，都有大量英譯作品，相對地，最多日本人閱讀的松本清張，卻一直走不出日本。

這中間牽涉的不只是通俗文學與純文學的隔閡而已。更重要的，日本人普遍不願意外人透過松本清張的筆，來看日本、了解日本。

如果要選一部作品代表松本清張的整體風格，我一定選《日本的黑霧》。這麼說吧，松本清張寫作的出發原點，就是認定日本上空罩滿了種種黑霧，他的責任，就是努力撥開黑霧，逼日本人看到、看清自己真正醜惡的一面。

日本人多麼重視「面子」，又多麼會妝點表面的秩序與美。即使遭遇二次大戰戰敗那樣的大挫敗，倖存的日本人都想也不敢認真檢討，看看自己的國家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日本政治思想家丸山眞男，戰後甘冒大不韙直言檢討「天皇制」，檢討日本政治文化中

的戰爭責任，是難得的「良心之鐘」。從另一個角度看，松本清張和丸山眞男其實扮演的是同樣的角色，松本清張的「良心之鐘」不是要喚醒日本人，而是要教日本人承認自己本來就是清醒的，不能再假裝沒看見、沒聽見，不能再假裝對於周遭發生的事沒感覺。

推理小說是松本清張的工具，他能寫出那麼多精采的推理小說，因為他不靠巧思。他的推理是爲了探究犯罪的動機，鋪陳犯罪動機又是爲了彰顯社會正義。「清張革命」真正革掉的，是日本文化的「表層意識」，是日本社會習慣性的「忽略壓抑」。透過一部部小說，松本清張不允許日本人繼續將不愉快的記憶、難堪的狀況、痛苦的責任，全都堆到集體潛意識的黑暗角落裡去。

「清張革命」號召日本人過「整全生活」，別偷偷摸摸地一邊冠冕堂皇，一邊暗夜飲泣。松本清張小說裡的犯罪，幾乎都來自於人的表裡不一、虛偽錯亂，想要推卸應該承擔的責任，想要冒充自己其實並不具備的高貴人格，是松本清張眼中最大、最可怕的罪惡。

罪惡來自於掩藏、掩飾，來自於織造黑幕。可是人有推理的能力、有推理的好奇心，比對、檢驗、追問、查證，這些手段讓黑幕不能老是得逞。日本人抱持著曖昧的心情，閱讀松本清張，因為他們知道松本清張不打算娛樂他們，松本清張追求的，是「正義的折磨」，在折磨中強迫讀者認知自己的正義概念，進而服膺正義原則。

一個沒有推理習慣，缺乏推理能力的社會，必然招引來許多謊言，更多黑霧。今天在臺

灣讀松本清張有何意義？意義大了！借人家「清張革命」來培養我們自己的推理傳統，更希望借人家「清張革命」的歷史視野，來透視、來驅趕籠罩著台灣人的眾多謊言與更多黑霧。

（本文作者為作家、評論家）

松本清張於一九五八年，由光文社出版了長篇推理小說《點與線》以及《眼之壁》，為戰後的日本推理小說領域帶來了一股新氣象。

一九五一年，松本清張以短篇〈西鄉紙幣〉出道，五三年以短篇〈某「小倉日記」傳〉獲得頒予優秀純文學的芥川獎。在這之後，清張主要發表歷史小說及時代小說，但約從五四年起，也開始執筆帶有推理小說風味的短篇，並在五七年以〈顏〉這篇短篇獲得了日本偵探作家俱樂部獎。

不過，真正帶給日本推理文壇全新衝擊的，是清張的兩部長篇：《點與線》以及《眼之壁》。由於作品中展現了日本推理小說前所未見的嶄新特徵，故被稱為「社會派推理小說」。

日本戰前的社會，處於絕對天皇制的支配下，幾乎沒有言論自由可言，也不允許任何對政治權力的批評。身處如此封閉的社會，推理小說也不得不沾染上特殊的性質。松本清張之後的戰後推理作品，稱為推理小說，但戰前的作品，則稱做偵探小說，有其獨特的性質。

日本的偵探小說，有許多帶有怪奇的幻想趣味，以陰暗、封閉的作品世界為主流。江戶川亂步、夢野久作、小栗虫太郎、橫溝正史等人的戰前作品，皆濃厚地充滿了這種陰影，成為一種獨特的魅力。

戰後，在美軍的占領下，日本逐漸民主化，人民也開始獲得批判政府的言論自由。松本清張的社會派推理小說，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誕生的新傾向推理小說。

松本清張的推理小說，為何會被稱為「社會派推理小說」呢？

理由在於——作品題材的犯罪本身以及犯罪動機當中，充滿了豐富的社會性。

《點與線》中，以一月下旬的某個寒冷早晨，面臨九州博多灣的香椎海岸上，發現一對男女殉情屍體揭開序幕。男方是當時因貪瀆案而名噪一時的某公家機關副課長佐山。女方則是東京赤坂的料理店「小雪」的女侍阿時——本名山本秀子。由於料理店的常客機具商安田辰郎，和阿時的同事目擊到兩人親密地一同從東京車站搭車，該案差點被當成與貪瀆相關的殉情案處理。

另一方面，《眼之壁》則是從僱有五千名員工的昭和電器製作所，在苦於籌款的發薪日前夕遭到惡毒的騙子——也就是詐騙集團騙取了一張支票開始，以追查真相的人物慘遭殺害為契機，描寫出支票詐騙師與右翼暴力團、政治家之間的勾結等政治、經濟黑暗面。

這兩部作品所描寫的官僚瀆職、支票詐騙等金融犯罪，與右翼團體及政治家之間不為人知的關係，是戰前的日本偵探小說完全不曾觸及、極為現代的題材，犯罪的動機也瀰漫著新穎的社會性。

此外，長篇《零的焦點》（五九年）當中，描寫活在戰後混亂期間，不得不隱瞞的戰爭